

我所知道的阿诗玛

——一个民间研究者的手记

毕志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



革膩关巡检司遗址





铜 剑



铜 铍



铜 戈



铜 镜



铜 斧



革膩关巡檢司遺址出土的青铜器

彝文经书





作者在考证从巡检司遗址中出土的文物



作者



撒尼古服饰



撒尼妇女服饰



彝寨红土地



革腻村村口的阿诗玛石雕



革腻村标牌

导言：《阿诗玛》研究的新探索

石林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文化殿堂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整理出版后，引起了文坛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搜集整理的成功典范。同时，由于戏剧尤其是电视媒体空前绝后的广泛传播，阿诗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进入 21 世纪后，石林县自觉选择以阿诗玛文化作为石林地方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旗帜和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阿诗玛》长诗本身的关注度在逐步下降，虽然偶尔也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但多半是对原有文本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新资料的发现和对原始资料有分量的新阐释。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实在是意味着《阿诗玛》研究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然而，这本《我所知道的阿诗玛》的问世，却让我的这种忧虑获得了极大的慰藉。作为一个长期关注《阿诗玛》研究的地方志工作者，我十分愿意来介绍一下这本让我心动的书。

一、作者毕志光其人其事

要介绍《我所知道的阿诗玛》这本书，最好还是先介绍一下毕志光先生这个人。因为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看书先看人，一个连做人都做不精彩的人，他的书绝对不要指望别人会喜欢，更不要

说有传世的价值，所以对那些出了书却不敢表露身份连实名都不署的，我是根本不会去看一眼的，哪怕你封面设计得有多好，宣传文字图片有多么的动人心弦。

我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本书的作者可能不会是你想象中的人，因为他是你想不到的，包括他的学历、职业、人生经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写这样文字的人，要么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要么就是地方文化部门的干部，或者是中学里的文科老师，绝对想不到是一个一辈子从事供销社工作的人。但确实确实，本书的作者毕志光先生，就是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供销社退休人员。要说清他与《阿诗玛》研究的情缘，我还是要颇费些文字。

毕志光先生是石林当地的彝族撒尼人，1942年12月8日，出生在圭山镇左溪村的一户彝族农民家里，排行老大。解放战争时期，圭山成为云南人民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争取翻身解放的第一枪的地方。他的父亲积极参加了那场革命斗争，不久后又不幸牺牲在丘北。遭此变故后，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到革腻村来，当时他才有4岁。他的小学是在左溪和海邑上的，以后又考进圭山民族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取曲靖地区财贸学校，1963年毕业后到圭山海邑供销社工作，以后一直就在供销系统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曾任第十届石林县人民代表，县政协第四、五、六届常委，昆明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昆明地名学会会员。

据他说，他从小喜欢听历史故事，稍大识字后又喜欢读历史书籍。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没有打开，他想知道撒尼人是从哪里来的，但问过很多的毕摩都说不清，越说不清他求知的欲望就更强烈。后来，在1972年的一天，石林县最有名的音乐家金国富老人退休回到当时圭山公社驻地海邑，由于公社暂时没有住房空闲，就安排来和单身的他暂住了两个月。他知道金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老师，后来又和前来海邑村深入生活的麦丁、范禹合作，创作了享誉国内外的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之后又到中央民族歌舞团、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等工作过，还是第二至第四

届全国政协委员，见多识广、德高望重。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着实让年轻的毕志光喜出望外。一天，他大着胆子向金老请教这个让他不得安宁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然而，金老却谦虚地告诉他，他确实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撒尼的起源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次未能遂愿的请教，促使毕志光立下了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研究撒尼历史的志向。当时正是那场“文革”浩劫来临的前夜，在随之而来的暴风雨中，民族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研究民族历史文化成为一个谈虎色变的问题。但就是在那样晦暗的历史风雨里，毕志光仍然矢志不移艰难地推进着他的研究梦。从那时开始，他千方百计搜集各种历史资料，走访毕摩歌手，借阅购买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的文献，比如汉文的二十四史、彝族的各种经书文字、老人口中的传说，凡是他认为可能有用的资料，哪怕价格再贵，哪怕只言片语，都想方设法进行收集和研究。

正是他持之以恒的执着和努力，让他逐渐在尘封的历史中，看出了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他把这些零零星星的发现进行逐一的考证，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研究，终于摸到了一点“庙门”。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了关于撒尼人来源的文章，拿给在县文化部门工作的黄琴高看，黄琴高看后又推荐给当时在县内很有威望的许谔。许谔长期在县文化馆工作，主编着一份油印的内部刊物《石林文艺》，曾被评为文化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工作者。这份刊物当时在县内外影响很大，基本上有文化的人都在看。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许谔当选为路南县政协副主席，分管政协文史委工作，开始创办《路南文史资料选辑》。许谔觉得毕志光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最后在1989年7月出版的《路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刊登了这篇名为《撒尼人的渊源初探》的论文。

毕志光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凭着他十多年的研究心得，首次对石林撒尼人的来源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从考古文物、古今服饰、碑刻经文记述、撒尼彝文经书、民俗学对比、历史语言、姓氏溯

源、正史依据 8 个方面进行梳理后，提出了撒尼人来源的基本结论。他认为，撒尼是以古代“氐羌”“昆叟”“爨奕”为核心，部分融合其他不同民族而形成的。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撒尼来源与“三个支头”的理论。他认为撒尼的主支是“爨么”，撒尼语译为“石林”，主要分布在与陆良县交界处，自古属于过去的陆良县。次支为“滇么”，撒尼语意译为平坝地区的“叟尼”，他们主要聚居在圭山、长湖、亩竹箐一带，历来属于过去的路南县。第三支是“落蒙”，在路美邑一带，其语言与“滇么”“爨么”有一定的差异。

4 从现在的情况看，他的这篇文章存在着很多方面的错误，比如史料运用的不当、同一个问题前后表述不一致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现在很难从中看出哪些错误是作者所为，哪些是编者的出错，我想应该是二者皆有。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一篇文章能够从多个方面综合提出和研究问题，给人启发良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他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他的研究获得了社会的接纳认可，对他以后的持续研究，包括最后写作出版这部书，都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发表他文章的这期《路南文史资料选辑》中，编者制作发布了一份包括以前为这份政协刊物写稿的作者的简介。他们是这样介绍毕志光先生的：毕志光，彝族，路南彝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现任县农资公司经理。业余时间自学“撒尼人的渊源”“阿诗玛年代考”等研究民族历史的文章。从这份简单的简介中，我们俨然看到毕志光先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高水准的民族历史研究专家。以后，沿着他的思路和方式，他在 1998 年出版的《路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上，又发表了名为《撒尼“土官”“土司”“自穆”秦氏传习年代综述》的论文，专题对统治路南州几百年的秦氏土司的兴衰进行了讨论。2004 年，首届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林召开，毕志光先生又提交了论文《试论〈阿诗玛〉中的地名释义》，并被收入大会论文集。

毕志光先生的这篇论文，是一篇对他几十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性

成果。他首先对早期提出的撒尼人的三个来源进行了丰富完善，提出了“四来源说”，即在前边“三支头说”的基础上，增加了“阿哲和墨搓”。他表述说：“撒尼人是四个支头‘爨么’‘滇么’‘落蒙’‘阿哲和墨搓’聚融形成。渊源于古羌叟南迁的融合、爨奕的后裔、落蒙的后代。”他通过对叙事长诗《阿诗玛》中几个主要地名的创新性解释，提出了故事发生的地域阿着底在原路南县的土山到陆良县的龙海山一带，并找出了热布巴拉（他在文中称为“日布班朗帕”）家在龙海山脚，阿诗玛家所在的“个尔”，就是他自己的家乡今土山镇的革腻村。他甚至还提出“《阿诗玛》产生的年代为公元1106年左右”的观点。

阿诗玛家“个尔”就是今天的革腻村这个结论的提出，我觉得有两点是应该让读者们明白的。第一，《阿诗玛》叙事长诗中，确实实有很多地名就跟今天革腻一带的地名相吻合，尽管当时的翻译者忽略了，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总以为民间文学是没有必要注意具体地名的。而毕志光先生是把《阿诗玛》当作撒尼史诗来看待的，由于他是革腻村的人，从小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加上几十年执着的调查研究，当然就看得很清楚。第二，因为《阿诗玛》是一部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毕志光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阿诗玛出生在革腻，这不仅对毕志光先生本人，乃至所有的革腻人都是值得骄傲的。我的理解，这正是毕志光在退休之后还一定要写出这部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据我所知，他们革腻村人在前几年就把革腻村的发展与阿诗玛的出生地联系起来，在村口雕塑了阿诗玛石像，并有一系列传承弘扬阿诗玛文化的计划在逐步实施。这一部书的出版，从某种程度说，也是这些计划的一部分。

二、《我所知道的阿诗玛》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出书都是件很让人觉得非凡的事情，是普通人无法触及或者说是望而却步的，如果现在谁还那么想，他就太

与世隔绝了。历史发展到今天，出书已经可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写，你写的东西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出书都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毕志光先生出版这本书也不例外，他研究撒尼历史文化几十年，退休以后把他的工作成果集中发表出来，让关心阿诗玛文化的人们学习学习、评议评议，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的这部书，可以说都是围绕叙事长诗《阿诗玛》来展开的，之所以起名《我所知道的阿诗玛》，是想表明毕志光先生具有一种谦逊平和的态度，他只不过是把他所了解和知道的东西无所保留地公之于众，不强迫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让你自己分析，对与错由你自己斟酌。平等交流是现代学术活动的主要特征，《阿诗玛》的研究也应该遵循和恪守这样的品德，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次，毕志光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特征是民间特色。毕志光先生没有经受过学术研究的专业训练，他之所以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个人经历和兴趣使然，如果某些地方留有某些学术痕迹的话，实在是受到他阅读到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的影响所致。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这只是“一个民间研究者的手记”，如果读者用专业标准去苛求的话，就会走向阅读动机的反面。你如果通读全篇就会强烈感觉到，毕志光先生对撒尼历史和《阿诗玛》的研究的热情，自始至终是亢奋和充盈的，字里行间充满和洋溢着作为阿诗玛传人的骄傲和责任。他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炽烈的爱，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无限的敬仰，对民族文化瑰宝《阿诗玛》的研究探索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由于世事沧桑，历史变迁，古老的撒尼聚居区的整体结构全破碎，只有在破碎的历史长河中，把撒尼的历史碎片一一捡起来，加以整理研究，印证《阿诗玛》的史迹内容，再结合撒尼经文、传说、考古、国史和地方文献，作深入溯源，‘班门弄斧’以求考订。”在这些不无伤感的文字里，充分表露了一个撒尼知识分子的无奈。但毕志光先生没有在这种深重的无奈中选择回避，而是不顾一切地迎上前去，用一生的

时间和微薄的力量去捡拾自己民族的历史碎片，并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这足以让每一个本族和外族的人员肃然起敬，更让某些所谓的专业人员汗颜。

民间特色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显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民间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研究对象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强烈兴趣的驱动下，专业不专业这些在普通情况下必须考虑的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时间可以抹平一切重要和不重要的阻隔。第二，民间研究者具有研究的最适宜的条件。几乎所有的民间研究者，都有着专业研究者无法企及的研究条件，比如长期居住生活在研究课题的环境中，对课题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和环节都有真切实在的把握，并可以对某些有怀疑的方面进行重复调查和验证。第三，民间研究者完全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对一个课题进行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研究，积累掌握了大量外来研究者难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一本书如果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色，没有新的站得住脚的发现和结论，无论如何是不值得出版的。毕志光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在学术上不够专业外，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是对《阿诗玛》研究的新探索，这方面我们将在下面逐一进行介绍。

三、《我所知道的阿诗玛》的主要内容

《我所知道的阿诗玛》是一部汇编毕志光先生长期研究《阿诗玛》取得成果的文集。全书包括“阿诗玛古史辨”“阿诗玛古诗论”“阿诗玛原生地辨”三个部分，共九章。下面就我初步研读所见，依次对各篇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古羌人与撒尼的关系”是专题探讨撒尼人渊源的文章之一。全文分四个部分，文章认为古代的氐羌与撒尼关系密切，“叟”就是撒尼人的先民，它们的谱系是秦末汉初的氐羌—西晋的叟—南北朝时期的爨—唐宋以后的撒莫都。因为有这个谱系的关系，所以撒

尼人的文化与古代羌人、叟人，乃至与藏族和印度半岛某些民族，在文化习俗、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存在着亲缘关系。

“爨史与撒尼史的渊源”是又一篇专题讨论撒尼历史的文章。这篇文章分爨氏初期、爨氏中期、爨氏衰败时期三个阶段，对撒尼的历史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爨氏的先祖班朗，就是《阿诗玛》中阿支的先祖，爨氏统治的核心区曲靖到陆良一带就是阿着底。撒尼人的先祖们就是在历次战斗中逐步从曲靖陆良退居到圭山一带的。

“自杞国与撒尼史”是专门探讨自杞国历史的文章。作者从阿诗玛长诗和彝族历史关系入手，结合历史学界对自杞国研究的成果，用自己掌握的彝文经书和实地调查资料，深入探讨了自杞国成立前的政治态势、自杞国的形成、自杞国的疆域、自杞国的国王、自杞国的习俗、自杞国的经贸、自杞国的都城、自杞国的军制、自杞国的主体居民。新意迭出，引人入胜。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自杞国是撒尼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小王朝，也是撒尼人形成的重要时期，所以非常有必要详述自杞国时代。了解自杞国时期，方能明白阿诗玛时代。”

“撒尼神话传说中的历史记忆”是毕志光先生对撒尼传说与历史记忆的类比分析文章，其中虽然有的可能在读者看来会有简单类比的印象，但一一读来亦可以增进对彝族撒尼文化的理解。本篇涉及的神话传说包括《直眼睛传说》《洪水传说》《昆明城的传说故事》《“道滂日资”传说与“脑师”习俗》《“道滂日资”传说与大禹治水》《夏王朝的巫文化与撒尼巫俗的渊源》《“道滂日资”传说中的“射日”与楚国族体的关系》《氏羌与鲜卑战争》。这些传说故事与撒尼人的历史之间是否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要切实证明其中的必然关系，实在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但毕志光先生的解说，无疑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上，可以给后来者提供一定民间资料和结论参照。

“《阿诗玛》产生在自杞国时期”是毕志光先生考证撒尼民间

叙事长诗《阿诗玛》形成时代的文章。文章通过考证阿诗玛生于己巳年(1209年)、阿诗玛年代撒尼人没有使用火药、阿诗玛年代撒尼还没有汉姓、阿诗玛年代在圭山秦氏土司之前等,提出《阿诗玛》产生年代在自杞国时期的结论。

“阿诗玛彝文本的新发现”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毕志光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两大主要的贡献:一是通过长期考察对比发现所有的《阿诗玛》彝文版本的源头都在小圭山;二是公布了他抄录翻译的毕绍尧先生的彝文文本。毕志光先生据此进一步认为:《阿诗玛》原始文本是以撒尼情歌词句、撒尼经文典句和阿诗玛婚恋遭遇故事为题材,创作形成的撒尼文五言格律典籍;《阿诗玛》古彝文本的撒尼方言词语以圭山南部方言语较为突出;《阿诗玛》“最初孕育至今800年左右,文字作品形成不超过400年。”他的这些研究发现,为《阿诗玛》版本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观点。

“阿诗玛原生地在革赋”是一篇对圭山镇革赋村的介绍。革赋是毕志光先生的老家。毕志光先生认为这里就是阿诗玛故事产生的地点,他的大部分论据的来源地,所以也就专章进行了介绍。本章先论定阿诗玛的原生地在历史上的“个尔”,也就是今天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革赋村,然后又专门介绍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名、姓氏、歌谣、节日。如果沿着毕志光先生的思路,革赋村就是阿诗玛的出生地,革赋村的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打开通向揭开《阿诗玛》谜底之门的钥匙,所以放在最前面,让读者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阿诗玛原生地革赋的历史地位”是一篇奇特精彩的文章。毕志光先生先是从史志资料的记载论证了明朝设立的革赋关巡检司是屯兵驻扎重地。其次,又以历史遗址和民间传说论证“个尔”革赋关明朝以前是酋长住地,同时也是古代撒尼人的经济中心。在本章中,毕志光先生根据民间传说论证提出“革赋阿支尔是古代撒尼人的文字发祥地”的重要结论。在本书中,“革赋”“格泥”“革宜”,都是今圭山革赋村的同名异写,“阿支尔”是革赋村边的古代遗址。

毕志光先生在本文中，根据他的民间“关于老突斥阿而创制彝族撒尼文字的研究”，明确提出了撒尼文字的创制年代在南宋、金时期，也即自杞国初期，至今只有 880 年。但他也同样提出异议，在意大利罗马城徽的传说和梵尔卡莫尼卡的刻画文字都与撒尼的传说和文字相似，其中的奥秘何在，他认为“只有由人类学家去探索了”。

“革膩村有关阿诗玛的遗迹与传说”是从革膩村有关的风土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找寻阿诗玛故事的原型。主要的论点有：阿诗玛原生地外景传记与革膩村外景相吻合；阿黑放羊最具体的传说在革膩村；媒人海热是竹园人，也是在阿支城给阿支当差的官；阿诗玛家的神马与革膩村的神马传说相一致；阿支是古代撒尼的风云人物，是爨氏班朗家族的后裔，其先民在爨氏被灭后与族民一道败退迁徙到圭山，后来在宋代建立自杞国，元明清三代都在革膩村建立城堡，作为一方土官，统辖附近的族民。

10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石林彝族人，能够有机会参与编辑并撰文介绍毕志光先生以及他的这部民间乡土气息浓郁的著作，是我为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导读，也可能因为理解把握不到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和不足，但我相信本书的编辑出版，一定会对《阿诗玛》和撒尼历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最后，我衷心祝愿石林的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祝愿毕志光先生身体健康，再为石林的阿诗玛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刘世生 谨识

2014 年 10 月 3 日

目 录

导言：《阿诗玛》研究的新探索	刘世生 (1)
----------------------	---------

上编 《阿诗玛》古史辨

第一章 古羌人与撒尼的关系	(3)
第一节 氏羌与撒尼的关系	(3)
第二节 “撒”源于“叟”	(8)
第三节 叟族与羌族	(11)
第四节 藏族和撒尼文字与印度河谷古文字的渊源	(14)
第二章 爨史与撒尼史的渊源	(18)
第一节 爨氏初期	(18)
第二节 爨氏中期	(30)
第三节 爨氏衰败时期	(34)
第四节 爨氏与大小鬼主之说	(37)
第三章 自杞国与撒尼史	(41)
第一节 自杞国前期的政治态势	(41)
第二节 自杞国的形成	(44)
第三节 自杞国的疆域	(46)
第四节 自杞国的国王	(49)
第五节 自杞国的习俗	(50)
第六节 自杞国的经贸	(51)

第七节	自杞国的都城	(53)
第八节	自杞国的军制	(56)
第九节	自杞国的主体居民	(58)
第四章	撒尼神话传说中的历史记忆	(64)
第一节	直眼睛的传说	(64)
第二节	洪水传说	(65)
第三节	昆明城的传说	(67)
第四节	“道滂日资”传说与“脑师”习俗	(68)
第五节	“道滂日资”传说与大禹治水	(70)
第六节	夏王朝的巫文化与撒尼巫俗的渊源	(71)
第七节	“道滂日资”传说中的“射日”与楚国族体 的关系	(72)
第八节	氐羌与鲜卑战争	(73)

中编 《阿诗玛》古诗论

第五章	《阿诗玛》产生在自杞国时期	(77)
第一节	阿诗玛生于己巳年(1209年)	(77)
第二节	阿诗玛年代撒尼人没有使用火药	(78)
第三节	阿诗玛年代撒尼人还没有汉姓	(78)
第四节	阿诗玛年代在圭山秦氏土司之前	(79)
第五节	《阿诗玛》产生年代在自杞国时期	(83)
第六章	《阿诗玛》彝文本的新发现	(84)
第一节	《阿诗玛》彝文本的源头在小圭山	(84)
第二节	毕绍尧老先生的《阿诗玛》彝文本	(89)

下编 《阿诗玛》原生地辨

第七章	《阿诗玛》原生地在革赋	(127)
第一节	《阿诗玛》原生地在革赋	(127)
第二节	革赋村简介	(128)